

钢铁系列小说一

张南征 著

# 无名沟

WUMINGGOU YISHI ZHANGNANZHENG ZHU

# 轶事

北京文艺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师傅和我的同事

无名沟

WUMINGGOUYISHI

轶事

钢铁系列小说一

张南征 著

无名沟

WUMINGGOU YISHI ZHANGNANZHENG ZHU

轶事

北京  
文艺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无名沟轶事/张南征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5

ISBN 978 - 7 - 5378 - 3218 - 2

I . 无… II . 张…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09 ) 第 073642 号

无名沟轶事

张南征 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 bywy. com

太原市达益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6.5 字数: 146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 - 7 - 5378 - 3218 - 2

定价: 12.00 元

# 目 录

引 子	( 1 )
-----	-------

太行山深处，三县交界地，无名沟，地形复杂，易守难攻。

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的兵工所，解放后是一座焦化厂……

第一章 他们在相爱	( 5 )
-----------	-------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对年轻人相爱了。于爱国单纯热情，不谙世事。刘玉萍容貌漂亮，人称“盖焦化”，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他们是怎样交往的。

第二章 十六的家宴	( 23 )
-----------	--------

李保旺明知这是个“特殊”的家宴，但他毫不在意地去了。

李银库感叹，“看看这桌上的酒菜，可顶不上那两碗煮着野菜的和子饭哪！”

第三章 她咋这样做	( 45 )
-----------	--------

寂静的夜晚，俱乐部的阳台上爬上去两个人，窥探到厂广播

室里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在交合。这对男女是谁？

第四章 焦炉啊焦炉	( 57 )
-----------	--------

蓝蓝的天上升起一条白色的雾气，似烟柱，似蛟龙。下面，

焦炉高温灼人。于爱国干活出汗，全身湿；李学忠开车违规，断了手；林永平明知故犯，送了命。李保旺收养林玲，积善德。

第五章 人心真是杂	( 79 )
-----------	--------

调令到焦炉。李保旺放还是不放，于爱国走还是不走？于爱国的心思谁人知。各人想各人的心事。

第六章 人格和尊严	( 91 )
-----------	--------

李保旺说：“你怎么也敢抓他的衣领？他可是保卫科长哪。”

于爱国说：“我不能让他随便打我，我的人格和尊严不能受到侮辱，因为我不是小偷。”

第七章 这样的酒席	( 101 )
-----------	---------

会计说：“还是工人有钱，上这么大的礼。”于爱国说：“这礼还大？才一点点。”会计说：“我们一个工才值八分钱，我们的账上只有五角的现金了。”

第八章 一月的哀思 .....(109)

周总理逝世，大地天寒地冻，人间泪水涟涟。魏万山怒摔电话，于爱国满腹牢骚，工友们食堂打架。终于，给周总理设置了灵堂。

第九章 不眠的焦炉 .....(125)

推焦车咋咋咋的机器轰鸣声向四周的山谷传荡，划破了寂静的夜晚，焦炉，永远是不眠之夜。

第十章 苦涩的爱情 .....(140)

爱情的滋味，有苦有甜有酸有涩，人人不同，刘玉萍都占了。她同四个男人的“交往”，一个女知青的辛酸泪。

第十一章 战友的来信 .....(149)

“我们都是革命者的后代，我们一定得去！”于爱国热血沸腾，准备去北京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第十二章 清明昼与夜 .....(163)

焦化小广场，花圈如山，挽联飘飘。主席台上，于爱国主持仪式，石峰激昂陈词，女教师振臂一扬：“敬爱的周总理，您看，您看，您的孩子们到这里来啦！”深夜，于爱国看到一个黑影从俱乐部出来，像是王元礼？

第十三章 命运的悲剧 .....(176)

王元礼的电话，魏万山的电话。三岔口，于爱国、石峰分手。石峰侥幸逃脱，于爱国倒在枪口下。刘玉萍悲声啼呼：“爱国啊，我对不起你……我也不想活了……”

尾 声 .....(201)

一个铮铮铁骨的炉门工，如今病入膏肓。石峰看着面孔消瘦的李保旺，辛酸地落了泪。林玲搂着李保旺的脖子说：“爸爸，你说啥呀……”

## 引 子

太行山，八百里山川，山高林密，千沟万壑。

在它的腹地，山西省长治市东边的群山中有一条无名的山沟，位于广垣、潞安、彰北三县的交界之处，沟里面是山西省北方钢铁公司焦化厂，一座没有围墙的工厂。

这个山沟的地理概况很特殊，它像一个人展开的手掌。从山沟的入口处，柏油公路延伸进去像人的胳膊手腕，在手腕处有一栋灰色的二层小楼房，是厂部机关。

走进沟中心有个平坦宽敞的小广场，是手掌心。广场正中有个主席台，地基离地面有一尺多高，是用水泥砌出的长方形平台，台后有一堵长方形的墙壁，墙壁上书写着一行漂亮的仿宋体字“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下面画着一群年轻人在江水中迎风搏浪。

从掌心小广场往东走，恰似人的大拇指，人称东沟。路两边沿途是俱乐部、招待所、饭店、商店、粮站、卫生院、女工宿舍小院和职工食堂，一溜排进家属宿舍区。翻过宿舍区的土圪梁，不远处有个村庄：石坡，属彰北县辖管。

从掌心小广场往北走，是食指，人称北沟，是男工单身宿舍所在地。

从掌心小广场往正中走，是中指，人称中沟，沟内狭窄，里面栽着桃树杏树。

从掌心小广场往西北看，是无名指，人称无名沟，那座雄伟壮观、每天吞煤吐炭的焦炉就矗立在里面，紧挨着它的是沿着山坡修建的几间高大的厂房，是化工车间、机修车间和动力车间的锅炉房。踏上锅炉房后边的土台阶走向山梁，下了山坡，便是广垣县的马庄村。

从掌心小广场扭头往西南看，是小拇指，人称南沟，那边是洗煤车间，有一座三十多米高的煤塔同焦炉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一条铁路劈开山丘延伸进来，这是条铁路专用线，负责输送原煤和向外运送焦炭。沟口有个村庄：果园，属潞安县辖管。

抗战时期，无名沟是八路军的一个兵工所所在地。当时八路军太行总部在太行山区建立了十个兵工所，而无名沟焦化厂的前身是八路军太行总部的第七兵工所，主要是生产手榴弹、修理枪支。生产成的手榴弹和修理好的枪支从这里运出，源源不断地装备到八路军各部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解放战争快结束时，一位准备南下的兵工所副所长，临走时特意向有关部门写了份报告，其意是：这里的地理位置具有特殊性和隐蔽性，这里应留有工业建设设施，以备战争需要。

地理位置确实特殊。在离无名沟四十多里的地方，有个北彰煤矿。煤矿是法国人在很早以前修建的，还修了一条铁路，穿越太行山直下河南焦作市，连接陇海线往外运煤。而无名沟离铁路线不远，有十多里路，也可以说八路军的兵工所就在铁路线日本鬼子炮楼的眼皮子底下。现在站在铁路线上能看到焦炉旁边新建的六十米高的大烟囱。而那时马车到了沟口果园村就没有路了，只剩下几条羊肠小路伸进沟里，

手榴弹和枪支全是用骡马和人工运送。所以，即使站在沟口也不会看清沟里的一草一木。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公路、铁路修进山沟。第一座十孔焦炉建成，生产出质地优良的焦炭。很快就用到炼钢炼铁的工业生产中。之后国家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高潮中，这十孔焦炉远远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时候，第二座15孔焦炉建成。“文革”期间，第三座十五孔焦炉也建成。连续十几年的建设、改造，三座焦炉以天桥连接在一起矗立在沟内的西侧，颇为壮观。

焦炉，这座庞然大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吞煤吐炭。每隔十几分钟就能看到一股雾气，似烟柱、似蛟龙，冉冉上升到蓝色的天空中，在群山中织造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焦炉当炉门工的是一群热情豪爽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壮小伙子，一茬一茬地交替接换。他们从农村日升而起日落即息的生活，改变成阴阳颠倒周而复始的倒三班生活。早晨八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即白班；下午四点上班，黑夜十二点下班，即阴阳班；黑夜十二点上班，第二天早八点下班，即夜班。每周倒一次班。

上世纪七十年代时，炉门工上了班要开班前会，要学习毛主席语录，下班后要开批判会，要学习两报一刊的文章。有时这些会议弄得人们麻痹得很，再加上工作劳累，会议往往流于形式，但即便是形式也得进行。

炉门工的工作是单调机械的，生活上也是乏味的，基本上是宿舍—食堂—焦炉，三点一线，日日如此。

厂俱乐部每周要放两次电影，经常是“两战一队”和样板戏重复放映，没多大意思。后来，银幕上出现了朝鲜电影

《卖花姑娘》，把无名沟附近村庄近千号人都吸引到俱乐部里，看得人们满场流泪，一片哭声。有段时间上映的是越南电影，银幕上是飞机大炮坦克地雷，炸得昏天黑地，又是黑白影片，暗淡无色，就那么几个人在银幕上说来说去，烦得人直打瞌睡。倒是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中的主人公船长和安娜女郎的亲吻真让人们大开眼界，迷得年轻人们的眼睛瞪得如铜铃一般大，紧盯住银幕不放，恨不得把眼珠子也蹦出去。有一些年轻小伙子和年轻女工就是从那个电影中第一次看到男人和女人的亲吻，从那个电影中得到了性的启蒙，从而使他们懂得了亲吻还是一种享受。

时光短暂，岁月流逝，焦炉的工人们在他们平淡的生活中演绎出一幕幕人间喜怒哀乐的故事。

## 第一章 他们在相爱

一九七五年秋天的一个清晨。

天刚麻麻亮，于爱国就起了床。他把堆在床角的脏衣服、裤子和裤衩胡乱团在一起，扔在地上的脸盆里，端起脸盆，看了几眼和他同宿舍的张来贵师傅和杜杰，那两人在单人床上打着呼噜睡得正香。他轻手轻脚地拉开屋门出去了。

他要到水房去洗衣服。

昨天午饭后，他到广播室刘玉萍那里闲坐。刘玉萍对他说，今上午要过来帮他洗衣服。他说，不用，过来玩好啦，洗衣服我会洗。刘玉萍问他怎么洗，用不用搓板？他说，用什么搓板，弄点洗衣膏，把衣服泡进水里，泡上一会拎出来，再用清水涮上几遍就行了。刘玉萍笑了，说他，我就知道你是那样洗衣服，你们男人都是那样洗的，不用搓板，那样洗不干净衣服。

他不想让刘玉萍帮他洗衣服，觉得刘玉萍是第一次到他的宿舍来，就给他洗衣服，而他那堆脏衣服里有件裤衩，汗腥味很大，让刘玉萍看到心里会想些什么呢？说不定会笑话他，那样就不好啦。头一次来就留个不好的印象，弄不好，以后再不到他这儿来了。于是他在睡觉前想好，起早把衣服全洗掉，然后把张师傅和杜杰哄起来，告诉他俩刘玉萍要来了，他俩肯定会起床出门。在同一宿舍居住的人会互相提供

个方便。

秋阳高照，天气暖洋洋的。刘玉萍迈着轻盈愉快的步子走在通往男工宿舍的路上。

以前，她也去过几次男工宿舍。那是她和姐妹们去那里找老乡串门玩耍，一路上逗乐说笑开心得很。而今天她是一个人去，她又是第一次去于爱国那里，她心里既兴奋又不安。从心里讲，她早就想到于爱国的宿舍去看一看，可这个于爱国傻乎乎的就没有一点主动表现，就知道经常来找她，乐呵呵地胡说八道上一气，吹够了，走了。要不是在前段时间她先主动了一下，她和于爱国的关系还不知道要拖到哪年哪月才能有进展。唉，真不知道于爱国这个傻小子每天在想些什么，弄得她心里怪不踏实的。

说老实话，她很喜欢于爱国，因为于爱国长得太像一个人了，她九年前的初恋情人。如果要没那次武斗……唉，不用想了，每当她想起那个人，心情就灰暗得很。现在她遇到于爱国了，让于爱国勾起了她思念那个男人的情愫，但那个男人已经去了，只能是想念想念了。而于爱国是现实中的他，是活生生的人，她现在必须主动点把于爱国弄住，来弥补过去的情感。

她早就看出来，于爱国没心眼，人直爽，坦率，不会拐弯子做事，这是个缺点啊。昨天她提出要给于爱国洗衣服，于爱国高兴得要死，嘴里叨叨着要到小广场来接她，她便有意地说，不用了，我又不是不认识路，又不是没去过男工宿舍，接什么接啊，让人听着笑话，我知道你在最后一排8号宿舍住着，你等着我吧。谁知于爱国真傻，竟然就说，那好，我在宿舍里等你。真是的，他一点儿都不懂女人的心。其实她是很想让于爱国来接她的，两人相跟着在路上边

走边说，那多好啊！可于爱国，唉，男人们啊，有时候就是粗心大意。以后，得多点拨点拨他。

于爱国躺在床上，在自制的台灯下看书，张师傅和杜杰早就走了。杜杰走的时候问他要不要给他捎点米粥回来，他说不用，我肚子不饿。杜杰笑话他，你看你，刘玉萍一说要来，肚子就不饿了，早饭也不吃了，这可不行啊。他没在意，笑了笑。

刘玉萍走进单身宿舍，看到在排房的中间有一伙年轻人在一棵大树的荫凉下围着小桌打扑克。她仔细看了眼，杜杰坐在小板凳上正扭头看她。她朝杜杰点了下头。

这时，她听到一声怪里怪气地喊声：“哎哟，‘盖焦化’来了！”这是在说她。因为她长得很漂亮，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盖焦化”，意思是说全焦化的女的谁都比不上她。声音是从那伙人中间传来的。但她不恼不气，而是朝着那伙人微微笑了笑，扭头径直朝前走去。这样的事她见得多了，不屑一顾。

于爱国的宿舍在排房中的最后一排，紧靠着山圪梁的前边。山圪梁的上面是农场的玉米地，站到玉米地的最高处往下眺望，可看到阳光下呈现着一片茫茫雾气，在雾气之中的山峦里有个小盆地，广垣县城就坐落在这个小盆地里。有一条蜿蜒曲折的柏油公路，穿越县城向西北方向的大山伸去，是长治到太原的公路。而往东遥望，则是群山连绵山势陡峭的彰北县。大山中间有几条羊肠小道，掩映在满山的绿草野花之中，那是牧羊人行走的路。

刘玉萍走到排房中的一间屋门前，屋门没关紧，露着条缝，但她没推门，而是举手轻轻敲了敲门，站在门前不动了。屋里传出于爱国的声音：“玉萍”，紧跟着一阵踏踏的

脚步声。屋门打开，于爱国站在门口，兴奋地伸出一只手把刘玉萍拉进屋里，另只手迅速关住门，插上门销，急忙地把刘玉萍紧紧抱在怀里，迫不及待地拥吻住。

于爱国身高一米八零，长腿细腰，宽肩厚胸，圆脑袋，大眼睛，高鼻梁，阔嘴巴，是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

“文革”开始那年，于爱国是太原六中初一年级的学生，比刘玉萍要低两届。那时，刘玉萍已是位亭亭玉立容貌艳丽的大姑娘了，十分引人注目，而他还是个大男孩，又黑又瘦，个头也不高。有时在校园里或者在街道上遇到刘玉萍，他有一种向上仰视的感觉，他觉得刘玉萍长得很高、很美。就在那时，刘玉萍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几年，他像野草似的一个劲地往上蹿，到了十八岁那年，他长成现在这样的身高，只是干瘦，瘦得像个干柴棒，背显得有点驼。

就在他十八岁的那年，一九七零年的春天，省军区组建山西铁路建设兵团。消息在几个球友的嘴里流传后，他从球场上跑出来，没有同父母商量，就和几个伙伴到街道居民委员会报了名，幸运得很，他被录取了，分配在一师一团十连。

事后，他当中学教师的父母并没有责备他，觉得他找个事干，比每天在球场上踢足球和在学校里挖防空壕要强。

山西铁路建设兵团是军事化的民兵组织。主要任务是配合铁道工程兵修建铁路。当时，山西境内启动了三条铁路工程线，代号为：3201、3202、3203。这三条铁路线，据说都属“三线建设”范围内，是备战的铁路线，其中尤以3201为重要，是北京通往原平（太原北面的一个县）的战略线，途经灵丘（平型关）、繁峙（五台山）、代县、原平连通太

原，全称京原线。上级首长说，我国一旦同苏修的战争爆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就要乘坐京原线的火车到五台山来指挥战争。所以，全师的每一个战士都要牢记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三线建设要抢在战争的前面……即使是提前一个小时也是好的。上级首长还说，毛主席为了三线建设经常两天两夜都不睡觉，不是不想睡，是他心里有事睡不着啊！同志们啊，我们要抓紧时间拼命地干，争取早日完工，让毛主席能睡个安稳觉……很快，一股大干、快干、苦干、拼命抢着干的劳动高潮在全师七千多热血青年的身上涌动。工地上到处红旗飘扬，歌声嘹亮，号子不断。于爱国在这股拼命干的精神推动下，瘦干柴棒的身体在劳动中逐渐锻炼得强壮结实，胳膊粗了，胸肌发达了，背也不驼了。

仅仅八个多月的时间，京原线的路基全线贯通，只消垫上石子铺上钢轨，铁路就可以跑火车了。

接着，他们又转场到古交市的大山里，支援 3203 的修建。在大山里干了两年，刚把路基铺好，国务院就给省军区下来通知，他们这种流动性的建设兵团同党中央屯垦戍边积极备战的方针有些不合拍，立即解散。全师战士一批一批陆续地分配到省内的各大小工厂企业。于爱国同十几名战友被分配到了北方钢铁公司焦化厂。

于爱国把刘玉萍抱到床边，激动地在刘玉萍的后背上脖子上乱摸。他们已经拥抱接吻过两次了；但下一步该怎么办，于爱国却不晓得。他想把刘玉萍拉到他腿上坐，可刘玉萍却从他怀里挣扎出来，往后退了一步，轻轻摸了摸他的脸，亲昵地说：“别急，我先帮你把衣服洗了。衣服在哪儿放着呢？”

于爱国拉住刘玉萍的手，笑嘻嘻地说：“就那两件衣服

还值得劳你的大驾？今早晨我全洗了。”

“是吗？我看一看。”刘玉萍诧异地瞅了于爱国一眼，扭头寻找地上的脸盆。脸盆里放着几件湿衣服，她走过去蹲下翻看衣服：“洗得还可以嘛。可是，不是说好让我帮你洗衣服的，你怎么自己洗了？洗了衣服，你咋不把衣服晾出去呢？”

于爱国没在意刘玉萍的责备，仍嬉笑着：“你来这儿才能有多长时间，又是第一次来，有那个洗衣服的时间还不如咱俩坐一会，聊一聊呢！”说罢，他伸手去揽刘玉萍的腰。

刘玉萍的脸一红：“你死皮不要脸。”但她没往后退，而是看了眼对面的单人床，笑吟吟地问：“张师傅和小杜呢？”

于爱国一听就清楚刘玉萍心里在想什么，是担心张师傅和小杜回来，他忙回答：“他俩到食堂吃饭去了，走时喊了我一声，我没去。估计他俩现在正在东沟逛商店了。”

刘玉萍咯咯地笑了，开心地说：“你就瞎蒙吧，刚才我看见杜杰在前排房打扑克。”

于爱国说：“不怕，不怕，他们肯定不会回来的。”

刘玉萍没说啥。她知道，在一般情况下，女工到了男工宿舍，同宿舍的人轻易不会回去打扰。年轻人都要互相提供一个谈恋爱宽松的场所，何必回去干扰人家，回去万一碰上人家正在亲热，那多尴尬呢。

于爱国见刘玉萍没吭声，便来了劲。他把刘玉萍拉到他的腿上坐下，使劲吮吸刘玉萍娇艳的红唇……过了一会，他的手在刘玉萍胸前不安分地摸来摸去，想解刘玉萍的衣扣。

刘玉萍知道于爱国想干什么。她轻轻推开于爱国的手，自己解开衣服上的衣扣，又解开胸前淡黄色的乳罩，露出了

一对丰满坚挺的乳房。

于爱国坐在床边，脸正对着刘玉萍的胸前，他像个贪馋的幼儿，一下就把脸贴在刘玉萍的乳沟中，鼻子嘴唇轻轻地来回磨蹭，张开嘴含住刘玉萍的乳头使劲地吮吸。

每当这时，于爱国便会产生出一个荒唐可笑的想法，他总想从刘玉萍的乳房中吮吸出香甜甘美的乳汁，可遗憾的是他用再大的劲也没有效果。刘玉萍还是个大姑娘，哪能有乳汁？想到这里，他就忍不住想笑。他在和刘玉萍的初吻中就留下个这么奇怪的想法。

他清楚地记得，刚开始他俩来往只是坐着闲聊，闲聊了很长时间，他都没敢动刘玉萍一下，连手都没摸过一次。刘玉萍同他开玩笑：“咱们是一个学校的，又是一个街道上的邻居，可以说咱们是一块长大的，你应该当我的弟弟。”刘玉萍量了他的身高，给他打了件毛衣送给他。毛衣他接收了，但当弟弟他决不认账。每当刘玉萍开心地逗他，要他喊她姐姐时，他就低下头一言不发，用沉默来拒绝。弄得刘玉萍也是不好意思，索然无味，摸不清他在想什么。过了段时间，刘玉萍不再说当他姐姐的玩笑了。但是，他发现刘玉萍对他总是流露出一种特殊关心的眼神，弄得他有时心慌得蹦蹦乱跳。其实，他早就喜欢上刘玉萍了，在他到焦化的第一天中午，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他就认出了刘玉萍。当时排着两行长队，刘玉萍站在另一队的前面，同旁边几个女工闲唠，偶尔还漫不经心地向四周扫几眼。当刘玉萍斜着身看到他时，两人的眼光对住了。他发现刘玉萍愣怔了一下，眼睛中放射出一束亮光，盯住他看了几眼，但很快刘玉萍就扭转了头。从那时起，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刘玉萍娶为妻。

他们是在女工小院经一个太原老乡介绍认识的。当说到